



何冀平

在南京參加當代劇本創作學術研討會，有兩位來自台灣的業界代表，一位台灣某大學的周女士見到我說，她看過在台灣演出的話劇《天下第一樓》，非常喜歡連看幾場，至今記憶猶新。她問我，為什麼相隔近40年，今天才見到你——作者？當年你在哪兒？為什麼不隨團來台灣？那時我到香港不滿兩年，台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離開大陸，要在所居住地住滿4年才可以進台灣，不知現在還有沒有這個條文，所以我不能入台灣，周女士當年看不到《天下第一樓》的編劇原因如此。

當年帶領北京人藝前往台灣演出的領隊是英若誠，說起「老英」，這是北京人藝給他的稱號，不知是否有「老鷹」的涵義，英若誠是大翻譯家、文學家、藝術家，他足智多才，能演能寫，中英文俱佳，一眼關七，目光犀利，曾經是我的直接上司。所謂上司，我是編劇，他是「劇本組」組長，他是接替升職為北京人藝副院長（院長是曹禺）的原組長于是之。彼時我創作《天下第一樓》劇本已經基本完成，有一天，英先生問我知不知道，有道菜叫做「炸扳指」，我聽說過，但不知道來歷。炸扳指是四川地方傳統名菜，因形似

「扳指」不是菜

舊時射箭者佩戴的「扳指」而得名。扳指是滿族男人的佩戴物，有銅的、玉的，也有翡翠的、瑪瑙的，一寸多長，套在右手大指上，用來射箭，用以勾住弓弦拉滿弓，後來得了江山，滿人成了皇室貴族，用不着再拉弓跨馬，扳指就成了裝飾品。該菜起源於民國時期，一定是北京不會是四川，以豬大腸為主要原料，清洗蒸煮，裹蛋漿粉糊，入油鍋炸至金黃，色澤金黃表皮酥脆，內質肥糯。也叫軟炸扳指。射箭的工具變成軟糯肥美，剛勁化為軟滑，難怪大清丟了江山。

從一道菜使我想到很多，英老師給我講了菜名的來歷，也是指點我從寫食物，看到更廣更遠的用意。可惜英先生做組長沒有多少天，1990年的夏天，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就接到中央調令。英若誠把一些零碎用品收拾進一個大口袋，關上劇本組的門，把鑰匙交妥，留戀地離開北京人藝，上任當部長去了，從一個「小組長」直接升任為文化部副部長，全中國大概只有這一個。

英若誠帶領《天下第一樓》到台灣演出，也終於得以去拜祭他的父親英千里，英千里是教育家，精通多國語言，籌辦輔仁大學並主持校務，1949年赴台繼續辦學，馬英九就是他的學生，1969年病逝台灣。



鄧達智

北京資深時裝同行，準備撰寫近代中國時裝發展史，認為在下1980年代已開始參與內地時裝發展工程，邀請撰寫文章作為開首篇。無任歡迎。

首次踏足祖國，時為1978年聖誕假期，同年夏天已於加拿大完成經濟學學位，轉往倫敦攻讀第二個學位——時裝設計。步過羅湖橋進入當年深圳河畔如小村鎮的深圳，踏上綠皮火車前往父親當年唸書、日後經常掛在口中的廣州。

食在廣州一點不錯，縱使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清貧，茶樓酒館卻非常興旺，廣州人對飲食一點都不孤寒。從英國旅遊雜誌讀來非常奇特的，有吃全蛇宴的「蛇餐館」，我先入住面向珠江的「愛群大廈」，拿着地圖吃蛇去。好不特別，每樣菜式都跟蛇有關係，甚至面街櫥窗也以活蛇在枯枝上活動作為招徠。旁邊兩位叔叔看我獨自一人點菜，見我頭髮長度及身上衣服，即問：「香港仔？」

「是，香港仔，英國唸書，回來放假。」

叔叔們好客：「一個人吃不了多少，請不用客氣，跟我們同坐分享特色蛇餐……」飯後謝過叔叔們，信步走到珠江邊沿江路，途人告知，這是廣州人最喜歡蹣跚的長堤，路上行人衣着仍以全藍色、全灰色、全軍綠色中山裝為主。女性或小孩身上，看到小小另類心

細說從頭

思，尤其小朋友們，不少繫上紅色領巾。沿江走向海珠廣場，走上海珠橋，北風吹起的隆冬時節，千百輛單車上橋落橋響鈴叮叮聲，風中聽來感覺特別舒坦。

幾天遊玩，愛上同聲同氣的廣州，於是日後北上建構時裝基地，二話不說首選廣州。

再來廣州，已是唸畢第二個學位，偶然回來探望至愛祖母及母親，卻在回流香港工作的1984年初春，應朱玲玲女士邀請，聯同逾十位香港時裝設計師前輩，一起到廣州的白天鵝賓館一周年慶典，舉辦時裝動態Fashion Show演出。

驚奇當年被邀請，當時我才回港工作了兩年，仍是「長江製衣集團」職員。可能香港貿易發展局給面子「長江」，曾子機會在HKTDC特刊及報刊上，介紹過筆者及服務品牌Sahara Club及Daniel Hechter。當年「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的會員資格必須有5年全職設計師經驗，前輩們也特別放行，讓我成為創會會員之一。一鼓作氣上廣州，跟1978年最大分別，粵港直通車已開通，紅磡開出直達廣州車站。

Fashion Show在各方面支持協助下成功演出，我們卻烏烏龍龍構造了廣州時裝歷史，那是廣州有史以來第一場時裝表演，亦是法國名師皮爾卡丹於北京演出過新中國首個時裝騷之後的第二次，更是中國人設計的第一次。



●1984年2月，香港時裝設計師為廣州展出歷史首次時裝秀。作者供圖



喬台DJ余發強

小朋友也可以打工

最近去了旅行，落機後選擇相熟的士司機載我回家，可能相熟的關係，的士司機特別友善，而且無所不談。

當我一上車，的士司機跟我談香港的天氣，他說香港現在夏天的季節特別長，好像慢慢變成了泰國天氣一樣，經常酷熱。說到泰國，他還跟我分享一個很有趣的事。

話說他有個4歲小兒子，某一天，他太太網上看到，小朋友到泰國旅遊的時候，可以在當地嘗試「打工體驗」，這個母親二話不說地便幫兒子報名參加。原來有很多國家也提供給小朋友吸取工作經驗的機會，他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令小朋友明白到，想要賺取金錢，就要付出努力，這個教育方式其實我覺得很不錯，於是好想把這話題跟讀者分享一下。

據的士司機透露，當打工日期定了之後，一家人便要去到這個專門提供給小朋友打工的地方。是在一個某商場的食物街，裏面有多間快餐店。當參加者到了現場報到之後，工作人員便會為這些小朋友安排分配到不同的快餐店工作。可能你會想，他們懂什麼，而且這些工種大多數是大人幹的，小朋友怎可能做得來呢？但其實原來是一些好簡單的工作，例如把不同的食材放進漢堡包上，然後把包裝紙包上，就是這麼簡單。又或者，好像我們香港的兩餸飯一樣，小朋友把客人要求的餸菜放到食物盤上供客人享用，算是手板眼見工夫。

通常這些工作體驗過程，大概是3小時左右。小朋友完成這幾個小時的工作後，餐廳會給參加者一些代用幣作為酬勞。小朋友可以用賺回來的代用幣，在這個食物街裏買一些自己想吃的東西。

其實打工過程不算複雜，卻可以讓小朋友體驗到父母辛苦工作賺錢養家，以及明白到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免費的午餐，任何想要吃的東西，都要經過自己的努力才可以賺取得到。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家中有小朋友的話，除了去旅行吃喝玩樂之外，不如找找這些能給小朋友體驗打工的地方，給他們感受一下。



若荷

盼了整整一個秋天，總算將封山的紅葉熬至透紅。它們像攢足了一季的熱望，把山頭染得彤紅。前幾天，特地與家人赴這場秋約，拾級而上，遇着幾位下山的人，問起山上的景致，他們笑答：「在山上看紅葉，不如在山下看，山下更有味道。」仔細琢磨，這話竟頗有道理。韓退之的「草色遙看近卻無」，原是寫春意的，挪來品這秋山紅葉，卻也十分妥帖。遠了，那紅是暈開的、濛濛的一片霞，浮在山脊上，少了枝葉的瑣碎，便多了山的圓滿。

秋山賞紅葉，大抵是為了留一個影。那影子裏裝着的是秋光，人反倒成了點綴。取景框裏，總是先安放了天地，才安放自己。拍攝者如此，寫字的人大約也是如此。此刻，漫山的遊人都靜默着，彷彿靈魂都被那灼灼的紅洗過，只餘下身軀，在光與影裏緩慢移動。

我獨自循着光去。頭頂的葉子，紅得有些悲壯。陽光從縫隙裏篩落，將葉片照得通透，葉脈張開，清晰得像畫上去的。那虬曲的枝幹，好像是山的骨頭，帶着一股倔強，執拗地向陽光伸展。正凝神間，一陣喧嘩打破了周圍的寂靜，是幾個衣着艷麗的女子，像一群誤入林中的雀鳥，潑濺開來嘖嘖喳喳的聲浪。我素來不喜這樣的嘈雜，便悄悄向幽深處避去。

可這清靜到底沒停留多久。她們跟着拍照人的腳步四處遊走，不一會兒便湊到我跟前。我剛對着一片紅葉調好焦距，就見一個個身影掠過鏡頭，覺得掃興，剛想換一個地方，其中一人毫無歉意地揮揮手：「美女，你走開，我們要在這兒拍照。」語氣硬梆

秋山一遇

梆的，我只好匆匆躲開。又行有百餘步，眼見一樹紅葉斜倚石崖，景致絕佳，剛要舉起手機，她們竟又跟了上來，再次生硬地趕我：「你讓讓，我們在這裏拍照。」這一次我忍無可忍，轉頭回敬：「你們是來看紅葉的，還是來佔景致的？那麼大的地方，哪兒不能拍，何苦一再和我爭搶？這滿山的人，有幾個和你們一樣的？」原以為我這一懾，她們會表示歉意，然而不，幾個人無視我的抗議，反覆擺着姿勢，拍完，傲氣騰騰地走了。有一個還忘了撿起剛脫下來的羽絨服。

聽口音，她們應該是本地市區的，除了拍照，便是塗口紅、照鏡子、換裙子，路邊一張石桌成了她們的化妝台，山野原本的清冽裏，混雜了脂粉氣，實在是格格不入。我冷冷地瞥她們一眼，滿眼的鄙視。儘管不太盡興，然時間已經不早，太陽就要下山，我約摸着太陽下山的時刻，匆匆拍了幾張照片便往山下走去，半路上，竟又與她們狹路相逢。

封山山頭逼生着黃櫨，是它們張揚開火紅的葉片，直至深秋。但是半山以下，皆是當地百姓的果園，秋日正是蘋果豐收的時節，成熟的果子掛在枝頭，果農們一邊採賣給收購點，一邊零售給遊人。他們不歡迎遊人自行採摘，怕糟蹋了果子。為了讓遊客賞好紅葉，讓果農安心，有關部門特意在果園旁拉起鐵絲網，沿途安上警示牌，上寫「賞楓腳步停，摘果可不行」之類的字眼，字句樸拙，很有幾分溫情。

可我剛走到第一家果園，眼前看到的一幕，儼然是一場鬧劇——未經允

許，幾個女人執意進園拍照，在園主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每人摘了一兜蘋果，大的果子收進囊中，小的丟棄一邊，被主人攔下後，又在價格上死纏爛打，從6元一斤壓到4元5塊，仍磨蹭着不肯付款。果園的主人是老兩口，老實的莊稼人被這幾個女人的行為鎮住，不知怎麼去應付。老漢在那裏還沒反應過來，婦人已上前與她們理論。她們自然不肯，就有了我看到的那一番拉扯。

最不堪的，是其中一個，抱着一袋蘋果，直逼到老漢跟前，蠻橫地說道：「你一個男的，還怕女人不成？男人就得管住女人，不能讓女的當家，女的當家算怎麼回事？」聲高八度，帶着鄙夷和挑釁，將「一個女人」幾字咬得格外重，她們似乎忘了自己也是女人，而且個個野蠻強悍，最終，以一副「昂揚」的姿態離去，那背影，理直氣壯得叫人愕然。

一場賞秋之旅，若留下的不是紅葉的靜美，而是這般活生生的鬧劇，實在令人敗興。我們遠行觀景，最終所見若非真善美，而是這些難以入眼的不堪，怎不讓人深感遺憾？紅葉年年都會再紅，可人心深處那份公德與敬畏，是否也能如約而至，不辜負內心的修養與堅守？

封山，地處山東陰縣岱崮鎮，與沂源、萊蕪接壤，這裏不僅有漫山紅葉，亦有許多大美的風景。只是在遊覽時，莫再遇上這般大煞風景的人和事。世間的美好風光，原是經不起這般消磨的，唯願他日重遊，滿山紅葉，依舊能紅得那般安靜，那般不管不顧。

不捨好演員Benz哥

仍能拍片，即是說他因病而受的痛苦不多或不很長時間。雖然他離世不是一件開心事，但他是有福氣的。

我記得第一次與Benz哥見面，是我代表政府機構訪問和接載他。Benz哥見他在家門前下車與他打招呼，立即遞給我一本以他為封面人物的《香港電視》。我問他那是什麼？他說：「你不是叫我送一樣與我的演藝工作有關的物品給機構保存嗎？」我一方面感謝他那麼盡責，不但花時間去找，更第一時間把周刊交到我手；另一方面，我卻被他那股傻勁弄得大笑起來——上車後或到達訪問地點才給我也可以呀，他卻好像一名小學生擔心交功課會被老師責罰似的，這不就是我們在電視上見到他的搞笑模樣嗎？他看着我，用他平時演喜劇的腔調卻充滿疑惑地問我：「你為何一見到我便笑呢？我的樣子很好笑嗎？」我聽到他這樣問，笑得更厲害了，坦率地回答他說：「是啊！你的樣子

真的很好笑。」

我告訴Benz哥我很喜歡他在《使徒行者》中飾演的「歡喜哥」。他卻說只是依從監製給他的指示，一直微笑着而已。他說得輕鬆平常，好像自己沒有功勞或貢獻，他真是太謙虛了。有多少人可以單憑微笑便能演活一個角色，而且成為經典？他那笑容的背後是數十年演技沉澱的展現。

我們又談起《新紮師兄》的舅父冬。Benz哥在那場姐姐在街上被交待惡打的戲中，為了拯救姐姐，舉起掃把，由街頭衝到街中央，再追打那班女人至街尾，好不威風。誰料鏡頭一轉，他返回家中後，竟然說自己發燒，更傻傻地問：「我是否剛才打人時嚇至發燒呢？」這場戲自此成為經典，現時大家每次提起仍然捧腹大笑。

有一篇文章寫得好——「什麼是好演員？只要觀眾見到他出現便知道會有好戲看。」Benz哥就是這種演員，我為香港損失這位好演員而難過和不捨。



項明生

古語有云，人到七十古來稀。根據AI統計，中國古代皇帝的平均壽命為40歲。古代幾千萬蟻民才得一個皇帝，自然得到最多的資源，就像是蜜蜂群中的蜂后，蜂后的壽命可達2年至5年，約為普通工蜂的40倍左右。但是古代皇帝也是40歲就死了，怎麼會想像得到當今社會的香港，男士平均壽命達84歲，女性平均壽命達88歲，是皇帝的兩倍！而且這是平均年齡，已被夭折的人群拉低了很多，我也認識不少90歲歲的長壽老人。

相比我這幾年失去的親人，唯有嘆一句，養生與不養生，選擇權在自己手中，真的很差很遠。

這晚參加了智行基金會慈善素宴，善長仁翁，星光熠熠，除了很多星媽，包括吳君如媽媽、古天樂媽媽、余詩曼媽媽等等，還有今年剛剛70歲的陳美齡。

第一次見她是在10年前的書展晚宴，當時美齡同我同枱，宣傳她的新書《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美齡出道的那一年我剛剛出生。想不到10年之後，她完全凍齡。臉上沒有皺紋，還有蘋果肌，笑容可掬，最多只像一個中女，同70歲古來稀阿嫲的



養仁

部古裝奇幻劇，改編自《狐妖小紅娘》的王權篇，由成毅、李一桐領銜主演，以「中式超級英雄」的獨特定位和深刻的情感敘事引發廣泛關注。故事劇本屬東方哲學與超英敘事的融合本，劇集以「兵器覺醒」為核心，探討「自由與束縛」「種族與善惡」等命題。主角王權富貴從被家族馴化的「道門兵人」蛻變為領悟「眾生平等」的執劍者，其成長軌跡被觀眾譽為「一場打破宿命的精神修行」。

片中經典台詞：「天下非妖之天下，非人之天下，乃眾生之天下。」這句貫穿全劇的哲言，體現了對傳統仙俠「人妖對立」框架的突破。全劇採用雙線並行的群像敘事，如「藍天大會」的明爭與「夕雲齋地窟」的暗鬥，通過多角度視覺展現「英雄聯盟」的信念淬煉。導演杜林以「水墨為骨，刀劍為魂」的視覺美學，將打戲與文戲深度融合。

男女主角的「雙向救贖」，體現角色反差與化學反應：王權富貴（成毅飾）的冰冷兵人形象與清瞳（李一桐飾）的堅韌小妖形成極致反差。成毅通過「眼神進化史」演繹角色從麻木到覺醒的轉變，而李一桐則以「攔蛛絲落淚」等細節設計，

《天地劍心》

展現清腫外柔內剛的特質。

劇中萬劍穿心橋段中，王權富貴護住清瞳說道：「如果我們能活着出去，萬水千山，你願意陪我一起看嗎？」這一幕被觀眾評為「年度最虐告白」。

與過往作品對比，成毅延續了《蓮花樓》中的武打功底，但王權富貴的「破碎感」更甚。李一桐則突破《鶴唳華亭》的溫婉形象，賦予清瞳靈動與倔強。配角表現亦可圈可點，權如沐（郭俊辰飾）作為反派之子卻選擇反抗父權，與龍微雲（何瑞賢飾）的「人妖戀」線補充了主線對偏見的批判。王權弘業（張智堯飾）冷酷家主的背後是曾因「嘗試和平」而慘痛失敗的悲情，與王權富貴的父子對峙戲份張力十足。費管家（范明飾）以喜劇表演調和沉重主線，展現底層人物在權力漩渦中的無奈。劇集採用UE5引擎模擬3.6萬把劍軌跡亦加入不少非遺元素，如苗銀甲冑、蜀繡服飾的融入，提升了文化辨識度，被央視評為「東方武侯美學新標杆」。



●《天地劍心》劇照

作者供圖

《天地劍心》通過「情愛即成長」的敘事邏輯，將CP線升華為對自由與平等的普世追問。其成功不僅在於視聽震撼，更在於讓觀眾在「劍心覺醒」的故事中，看到自我與命運抗爭的影子。